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九至五十二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

宋 五十三

任顓　李參　郭申錫

傳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璹

杜純 紘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顓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擢鹽鐵判官陜西鑄康定大銅錢顓曰壞五為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夏人納欵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出為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為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為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

記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顗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
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顗宜備朝廷委
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為諒祚冊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
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
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紵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
東顗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顗為使者每行
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
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儂賊

犯嶺外以頵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敎卒有功檄補軍校頵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為賊内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詔書襃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為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渭獨無所上朝廷以斥候不密頵力言無他虞帝使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户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參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

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粃所活數萬通判
定州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輸荆南造舟積日久
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參請冬伐竹度其費
以給餘募商人與為市均得其利歷知興元府淮南京
西陜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審訂其闕令民自
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
數年廪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朝廷患邊費益
廣參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

榷貨錢千萬計召為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都轉運使移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召為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曰參為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天下乃改羣牧使治平初加集賢院學士知瀛州賜黄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樂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閲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

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
未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
不假貸事至即決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為
晉陵尉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為亂者申錫戮一
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即
為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鞫獄慶州京
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遷知州事悉擒凶黨斬以徇召

為侍御史遂知雜事累詆權幸無所避為鹽鐵副使相
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
誣以儆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鐵進天章
閣待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患將自此
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且言曰二虜頼歲
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
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
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徙大名府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提點西州益州刑獄按宋史地理志川峽四路益州為劒南西川節度使西川本傳訛江西今據改為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鈐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即黜吏置嶺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彥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萬緡亟下令更為當三民出不意蕩產失業

多自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為戶部副使隴右番酋凌戩獻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田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移文來索後帥張昪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為城已訖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强國威乃詔輸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之定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遁將佐議致討涇原既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携貳者乘以兵必起邊患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恩感泣還砦如初入判太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復以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是老病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勝任出知兖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

陽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熙寧初為戸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鄂特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羅鄂特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為守計恐黠羌多詐緩急或為內應

宜亟止之陜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陜西民將無以為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為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債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

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從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為部使者時吏治尚寛獨多深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寛方新法之行不動一人居官不畏强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毋卒一朝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竇卞字彦法曹州寃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泰悼王

葬汝宗室來汝者衆得兵三千郡守林灘以汝與其鄉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灘會日暮門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啓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呼爾毋恐忽少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灘致仕悉配從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官方禁銷金為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為言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命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從其請尋知深州熙寧初河決

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兾來踵相接卞發常
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
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
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
不可既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惰主者咎之
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
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奬還為户部判官同修起
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尋坐王永年事

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
學士院賜第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演曰
文墨其子𢚩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瓌條奏甚切朝
廷不能奪乃賜謚曰思判吏部南曹為開封府推官知
洪州營校督役苛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
持甲譟於門請易校瓌召問諭遣明日推治黠者十人
不為易校十年不會課文彦博為言特遷之徙兩浙轉

運使加直史館知潁州揚州即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譙切瓌以賦數民貧對入修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取顯位沆子瑾師子弟婦女衰絰詣闕哭訴瓌挾私怨且醜詆其人執政以褒贈乃恩典瓌不當為貶詞出知黄州然瑾亦竟不敢請父謚還判流内銓英宗時以在先朝乞蚤定儲副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復出濠州歷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為太平州

卒壞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按宋史孫奭傳博平人徙居須城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咲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祕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

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更相究濰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按東都事畧孫奭傳言瑜官至天章閣待制卒年七十九始奭之亡朝廷録其子孫時瑜之子為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擿之吾不為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太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賑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溥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為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理典刑獄强敏明恕為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鶩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嫌婿陋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為執而詰之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於

朝有司當為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用按問欲舉自首條減等定罪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為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恥用議法坐劾復持前議言刑部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顗皆遵言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罪異已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

同為盜刼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説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宫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二

盧士宗字公彦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敕刪定官提㸃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卦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

判流内銓李參郭申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皆為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逮鞫於是但黜申錫為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毁其餘昭穆親盡即毁示有終也歷引漢魏晉唐之事為言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增室之説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入

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宜宜久處外命再對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吕夷簡薦為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勲爵仁宗以象先母

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術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覆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為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為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犯令者甚衆又議告捕法以為罪有可去有可

捕苟皆許捕則姦人將倚法以誣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潁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璹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為政强力韓琦稱其才為開封司録嘉祐寛恤諸道分遣使者璹曰京師諸夏之本顧獨不蒙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爺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

朝不聞打圍何也璹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為耳熙寧初為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璹首建併綱減役之制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璹所言皆久為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賜帛二百入為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捍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太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璹吏事絶人閱按牘

終身不忘澶州民懐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為民必曰此已經韓太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陽人以蔭為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於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為訟寃詠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引寘條例司數與論事薦於朝充審刑

詳議官或議復肉刑先以刖代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常不畏而况於刖乎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為名輕而實重也事遂寢秦師郭逵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鞫得韶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為相以為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為大理正上言比來或徒隷觖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賞俱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因因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

坐為欺者以誣告當為不竟矣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為匿稅將議黥坦純復爭之卿楊汲奏為立異廢於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河防借隸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

其言召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禄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宫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為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給印劵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為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才用為大理評斷官檢詳樞密刑房修武經要畧職事對帝翊日語宰相嘉

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紘每議獄必傅經義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家示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夫殺人而有疑讞是縱民為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為夏國母祭奠使時夏人方修貢入其國禮猶倨紘責之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

使至請歸復侵疆紘逆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紘止之曰國主設有請必具表申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為可否乎乃不敢言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祕閣知齊鄧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因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

發柰何隳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徙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里習氣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徒處埽上埽潰水溢常坐而止之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鬬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麟壘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閤門副使猺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涇南荆郊二州元祐初

復以朝議大夫直祕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寧
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
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
屯近郡賴以全者甚衆卒于官
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䕫州路轉運副
使哲宗即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衆
怨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兆亂宗
望聞變自䕫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

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甚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决宗望始成之為公私利代吴安持為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意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於内黄下埽自闞村而下創立新隄七十里盡閉北流東還故道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進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

州卒年七十九元符中河復決內黃北流乃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為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為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起慢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斷以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咀呪詘不

應死遂求對從容敷陳不少慴帝為霽怒其人得釋蘇
軾南還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以聞詔鞫之吉
甫議當笞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
罪卒從笞太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
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請知齊州從梓州梓州在東州
為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
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
忍為國斂怨為民基禍哉竟卻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畿

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為吏廉介不同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九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

列傳

宋五十四

孫長卿　周沆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寀　馬從先

沈遘 遼 括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張問 陳舜俞 樂京 劉蒙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盧革 東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為祕書省校書郎天禧中知楚州糧料院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衆將叛洛中讙然長卿馳諭之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羣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為止知和州

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資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祖宗榷茶蓋將備二邊

之糴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為便令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陜西都轉運使踰年知慶州州據險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絶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為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隤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

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于政事為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没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請留既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歷江西轉運判官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遷湖南轉運使蠻唐盤二族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鬬力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鋋盾北

軍不能捕請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為斷戍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徧行郡邑

民避冦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

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為費省而功倍詔

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

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

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為小計以來興役爾況所規

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

濫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

言又從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令致書樞前使以非典故沆折之曰昔貴國有喪吾使至柳河即反令聽于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言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以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院直學士知成德軍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按宋史此下有李中師傳雖有移淮粟濟浙饑一事然用法深刻厚結中人別無善蹟足錄今從删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間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堤除其患選知秀州爲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爲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爲逃譴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貯浙西米

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正使拯使閩時泉商黄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公自天聖後職貢絶欲令使與謹俱來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入貢高麗復通中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穎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時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按宋史馬亮傳亮為廬州合肥人故仲甫為廬江人江字應是州字之訛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轘轅道險

卮傭民鑿為坦途人便之通判趙州知台州爲度支判官内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爲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爲夔路轉運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言飢羸抅因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徙使淮南眞揚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萊濱江按登萊與海近江字應是海字之訛米狼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紓其患兩益於民從之遂繇户部判官爲發運使自淮陰徑泗

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徙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驚則路絕仲甫得筆栗城故址自鷄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內地詔賜名甘谷堡（按宋史地理志秦州之甘谷非堡名以堡名若甘泉也）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為揚州提舉崇禧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歷知揚

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汎濫為病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啓閉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决曹村居卿立軟横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水法召拜户部副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為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州夷

年壘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

凶歲得盜令名捕黨伍悉寘諸法境内為清遷度支判

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兖遵生獠入寇轉運判

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為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按宋史地

理志涪州屬夔州路涪字應是涪字之訛豪社安按宋史本傳作杜安社字應是杜字之訛募千

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

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光吉墜

崖死兖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文館從

湖北轉運使章惇興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治二州納
歸附州十四北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水酋彭
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
平進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
知桂州聲言將犄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
福宮換大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
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衜

前役詵料別人户籍其當役者以錢僱充皆以為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録辟土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閲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羣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棟戩遣果莊逼岷州

按宋史外國列傳棟戩始終且順未嘗與中國抗棟戩死以種落付養子阿里庫頗峻刑殺其下二年遂遣果

莊使率衆拒洮州本傳載棟戩遣果莊逼岷州棟戩應是阿里庫之訛宋史地里志洮岷通遠州為一路洮州東至岷州界一百十三里果莊因拒洮州遂逼岷州也茲仍史原文並引外國傳以附考詵往討破之於錯鑿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畧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夫民多流亡詵中途訴其狀乞敕劍外招撫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飭願以歲月圖功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廉於財平生

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然終不進清議云

蘇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衍為大理詳斷官遷審刑院詳議御史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州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猾駔上下物價肆為姦漁寀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絶入判大理寺為湖北淮南城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遂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送者曰

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遂爲之徹樂
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
又出知潭州廣州累遷給事中知河南府入知審刑院
卒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
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
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
甚大水發廪賑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

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爲朕往
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
整嚴雖盛夏不袒跣年七十六而卒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二通
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
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預之修起居注
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爲人跌蕩
博達明於吏治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

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寀判閤巷長短纖悉必知小民有犯法者輒判為兵提點刑獄鞫真卿將按其狀遣為稍弛而判者復為民召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早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内銓丁母憂旋卒年四十弟遴從弟括

遼字叡達幼挺拔不羣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用凡任監壽州酒税吳充使三

司農監内藏庫熈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為主簿逵故受知於王安石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逵與之議論寖咈意日益見疎於是坐與其長不能相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奪官流永州更赦始徙池州流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玩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工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

游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閒作
為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
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
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
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
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
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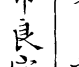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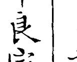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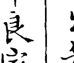
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緜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為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歷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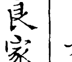
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敢問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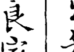
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恵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絶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朝廷歳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没於彼使其知鑿山

之利則中國之弊益輕何賴歲飾鄰釁將自此始矣時
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
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彊所不能何
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
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蕭
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
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
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召對帝喜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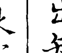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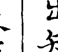
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荅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拜翰林學士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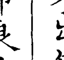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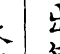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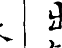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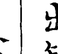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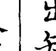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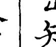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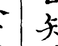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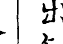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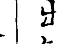




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吴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無足恤也獨微戸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説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非刺隂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别賜錢為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

之邊人雖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以援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駰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种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

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統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大將景思誼曲珍扳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按宋史夏國傳言夏圍永樂括等援兵為夏人所隔不得前

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賔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為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為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彦博薦為祕閣校理責監滁州税未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皁隸方自秣馬使者

還奏帝曰真庶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邛州還為
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居注進
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
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
大臨亦還之合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
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躐
憲臺倖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復詔諭數
四頌大臨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使歸班大臨以

工部郎中出知汝州徙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天章閣待制年七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與宋敏求蘇頌稱為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為江寧尉編修唐書成直祕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之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

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夏卿
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
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
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
後爲文宣公無擇言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於是改爲
衍聖公出知袁州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絃誦之風始
盛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

進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
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饋
不獲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
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
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
小人也請遣内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
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戩亦救之皆不聽及
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

已遂擿忠正軍節度副使按東都事畧所載與宋史本傳不同事畧云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攝無擇對吏鍛鍊無所得坐借公使酒三百小瓶以送遺客遂責忠正軍節度副使士大夫寃之有知明州光祿卿茍振監司亦由觀望發其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戩按治戩賢者也悉為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如此附識之安石猶為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尋復光祿卿祕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為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修為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

文彔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用小累鍜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按宋史此下有程師孟傳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同此一人並同此一傳一史兩見從無此例考師孟居官尚有惠政存之循吏此處從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

水衡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害若築小吳則左壝而右傷南岸並京畿為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閒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户部判官復為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為度支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需貶知光化軍未

錢復使河北諸蔨公權之亂郡縣枝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間獨不阿時好歳饑為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為幸語切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歴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為祕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己廉潔嘗任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乂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乂治命亦

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

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强記舉進士又舉制科

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

館職舜俞辭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

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納償緡錢而

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

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

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未嘗不以貰貸爲苦詔謂振民乏絶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絶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惟恐不盡萬一饑饉洊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

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
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
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
一賦以敝海内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税五年而卒舜
俞自號白牛居士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
之云
京荆南人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毋至孝妻張氏
家絶挾女弟自隨京為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得

校書郎爲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言不便遂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黄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蒙以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歸鄉教授養親元豐

二年卒年四十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為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

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宻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蠻奇迪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奇迪既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為勇耶令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創為攢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為發

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
制至户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
微累黜監江州税道除知睦州復為侍御史荆湖災出
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産竭不得
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
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内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
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

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既安定騾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為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禄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絶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滎河縣民苦鹽税不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為輕重主管鄜延經畧機宜文字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量元昊歸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黒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進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

州久之為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彦博薦為户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上溪峒多蠻獠出入頡按禁地約束召猺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

梅山與楊光僭為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為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捽罵叅軍沈竦罷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盇五洞酋領異時盛强

且為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効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蛋無他覬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為戸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之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猺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慶歴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需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遂爲宣州以光禄卿致仕卒年八十二子秉

秉字仲甫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沈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為定制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專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糶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糶本而以其

餘賑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飢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為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目木多

威丹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厖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威丹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威丹果死詔襃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乞罷年老乞歸移知湖州復詔還渭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

宋五十五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

趙卨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

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儁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因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

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滕元發此言簡而中理勝歐陽修朋黨論遠矣

神宗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東都事略作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

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為罷之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悦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北

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圮吏民懼壓皆幄寢茇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瘗死食饑除田租修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竒其策然不果

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訩訩然恐元發有言而帝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東都事畧初入覲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熈寧三年以求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

聽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
擠之黜為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
居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
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
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
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
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絶其訟時淮南

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按東都事略載元發在太原全活流民五萬與本傳異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閤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

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還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為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

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詰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為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舉進士鄜延龎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姑其農事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于民式召父老諭之租税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為脱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寛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

所負一錢以上輙投之書薄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須數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興時入中國人籍其力往往結為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絶塞罷籍為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數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

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即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初邕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阯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咸二人為注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

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阯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衂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猺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爲驂奏仁宗爲之旰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擅斂失衆心卒致將卒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幷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東都事略作師中遷轉運使既而攝帥事交阯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得不敢動即日貢方物紹泰懼委

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像立祠以事稱為桂州李大夫還知濟兖二州濟水堙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兖城西南啟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啟其釁端鄜延路覘知西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

將憂也既而北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過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

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令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絶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詔師中罷師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詔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葢為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吕惠卿敗其語以為罔上遂貶和

州團練副使安置遷右司郎中卒按東都事略載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徙單州復分司南京提舉太極觀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事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令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

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乏興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咸平龍騎軍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毆泣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元熇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

皆帖然提點陜西刑獄時鑄錢法壊議者欲變大錢當

一誂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

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

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

自止從之徙誂南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修撰

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武

備臣願得一往使畢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

詔可自儂孫定後交人寖驕守帥甞姑息誂至部其使

者黎順宗來偃蹇如故態詵絀其禮召問折諭導以所當為懾伏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召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鄜延最當敵要今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隃度未審陛下欲安靜也將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為朕言惟朝廷與帥

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選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詵以為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詵謝罪供貢職銀州監軍

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内附諤以狀聞遂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衆來情偽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向言名山誠能據横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故為中國之利令無益我而輕啟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

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謬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刀耕火種民常不足令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為儲積脫歲儉不能償逋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閔按宋史此下有師閔附傳師閔以言利見用其居官事蹟一無可取今從刪

趙禼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為汾州司法參軍郭

達宣撫陜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卨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饑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埸寧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衆未為失也又徙逵帥鄜延為逵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

堡砦畫稜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枱蕃兵部敵屯青澗城故事

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爲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既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

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鐫歲賜以爲俸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咼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召問狀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我肝脾釁隙

已深不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來賀正卨請還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横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陜西刑獄韓絳宣撫陜西河東兵西討卨為絳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令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户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横山納种諤之策遂城囉兀以卨權宣撫判官諤趣河東兵會銀川規以後期斬將卨白

絳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懼違節制乃不敢逞加
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詔問方
略禹審計形勢為破敵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
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
道遇珍惶駭亟戰真繼至夏衆敗走夏自失綏意未能
已禹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
經略司分畫歳賜則俟通知之日復焉明年遂用禹策
以綏為綏德城初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倚

為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禹因招問曰往時汝族户若干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禹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禹曰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禹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考因議涅其手屬歲饑禹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

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阯叛詔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為貳卨與議不合請罷憲神宗問可代者卨以郭逵老邊事願為裨贊於是以逵為宣撫使卨副之逵至輒與卨異卨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攜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逵不聽卨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卨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

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乘緩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㝢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其艦被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遂皆降逵怍於玩寇乃移疾先還逵既坐貶㝢亦以不即平賊降為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以㝢為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鄜延餉秭謌軍謌㧞罪㝢又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鐫職知

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羌伊特明桑詭稱送
幣將入冦禹知蓄卒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
之告以其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
取新壘大治攻械禹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州禹遣曲
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槐厥嵬名
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禹遣將李照甫蓄官歸仁各
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彦兵四千趍賀蘭原戒端彦
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𨻶破之又

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砦後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敵駭潰斬馘甚衆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伊瑪數擾邊㝎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㝎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

也因遣人詔夏夏兵遂去遷樞密直學士伊瑪終不悛使間以善意問伊瑪何苦為仇必欲冠第恐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緣自是伊瑪不復窺塞㠜乃縱間國中疑而殺之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㠜領分畫之議夏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㠜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禄大夫紹聖四年以㠜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

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為司農丞鄧潤甫薦為御史名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為不可用下遷主簿路求通判河州徙蘭州夏人入寇論扞禦功進五階除陜西轉運判官元祐初為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

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聲言修舊壘載器甲樓鹵頓大順城下夜半趍安疆遲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橫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源城西安詔出師牽制其勢路即將衆臨會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愍王

贍擣邈州贍先至下之慤與爭功路右慤顓屬以兵贍有請輒弗應贍訴諸朝召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宗立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户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琯與主帥議戰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諜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琯謝曰微君

言吾不返矣趙高師延安辟為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
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高患之師雄請發義勇
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
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殍亡運
石瑩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
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
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
求儻瀘戎荊粵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

乘之使來求闕南十縣為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録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脅屬羌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黄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

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迷結珠三栅及護耕七堡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東都事畧作轉運副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僦為病師雄言往者邊

土不耕仰給於内令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内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儁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筭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勲勞未録此為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廣歷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

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鋭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捲之師未應深入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物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為恨

穆衍字昌叔河内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

機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糒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為慶卒矣衍考課為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為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

兩軍將行衍曰吾兵甫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千里外哉謂乃止同幕畏罪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陜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孤勝

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源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祕閣為陜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録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